

“男学霸”爱上了“女学霸”

——访2013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、复旦大学博士生仰志斌

陈曦 (复旦大学)

人物档案

仰志斌 28岁 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 2012级博士生

■ 2009年加入复旦大学彭慧胜课题组,主攻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,迄今发表SCI学术论文43篇,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2篇;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4项,其中6项专利已获授权。

■ 2012年获教育部“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”、复旦“学术之星”;2013年获巴斯夫-先进材料院士奖、世界材料研究学会优秀博士生奖(亚洲唯一获奖者)。

■ 2013年12月,仰志斌亮相复旦大学奖学金颁奖典礼,被媒体报道为“复旦四大学霸”之一,被誉为“含金量最高”的“学术达人”。

■ 今年3月,他被评为2013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。

2014年3月,上海,复旦大学江湾校区。

见到仰志斌的过程有些曲折。约好的采访地点,是他实验室所在的先进材料楼,坐落于江湾校区最东北一隅。风很大,周围的教学楼外墙还在施工,在长满荒草的工地间寻路而行,几次走错方向。待最终见到他,已经比约定时间迟了15分钟。楼前的保安大叔嗓门很大:“找仰志斌的吧?他早在这里等了!”而仰志斌谦和地笑着,瘦,高,穿的是牛仔裤和深蓝色外套,频频跟进出大楼的老师同学们点头打招呼。

爱打篮球的科研“朝圣者”

自2009年考研进入复旦大学后,仰志斌在科研路上所有的探索与突破,都是在这个尚未竣工、仅有法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与先进材料实验室进驻的校区内完成的。“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学习和研究,会因为远离繁华而全心钻研,还是会因为缺乏竞争而被淘汰?”刚来到江湾校区的仰志斌曾在自己的人网主页上,写下过这样的迷茫。

5年来,他用自己的行动,回答了这道偏僻的选择题。

“白天一直待在实验室里,除了做实验,就是在电脑面前刷刷网页;如果无聊,就会跟实验室的同学聊聊天;晚上回寝室,如果时间还早,会看小说。我比较喜欢看科幻小说。”这是仰志斌典型的一天。“其实我们江湾这边比较无聊,娱乐的场所很少。”他笑着补充说,但并不是抱怨的语气。相反,“偏远的的环境,较少的诱惑,确实有助于我们专心搞科研。”

在这样的环境里,来自学校或导师的硬性管理要求并不多。硕士生或博士生要上的课程很少,大部分时间由自己掌控。高年级的学生需要自己去找课题项目,与导师讨论其可行性、重要性、价值性后,所有操作均由学生独立完成。

做实验前,学生需要向实验室预约借用仪器——除此以外,实验室没有规定任何出勤的时间点,“全靠自觉吧”。仰志斌讲来风轻云淡,只字不提学习生活的艰苦和枯燥。这个曾经的校篮球队员、为打球扭伤过腰的健身爱好者,每周只能腾

出半天时间来打篮球。不难想象,在剩余时间里,他是如何醉心于科研世界。在这个“因为喜欢”而不觉枯燥乏味的领域里,他自称“朝圣者”,需要信仰,需要汗水,需要专注。

“自由而散漫”的儿提时代

1986年,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小镇。

仰志斌出生,父母都是生意人,因为工作繁忙,他由爷爷奶奶带大。又因为是家中独子,管束不足,宠爱有余。

回忆起童年时光,仰志斌笑言“很爱玩”。“我上的小学,你肯定想象不到。整所学校只有两个老师,一个老师就要同时教3个年级。先给一年级讲课,然后让他们写作业,再给二年级讲,布置作业,再给三年级上课……而且3个年级其实是坐在同一间教室里,3排位子,就3个年级。”仰志斌自己也有些忍俊不禁,“挺有意思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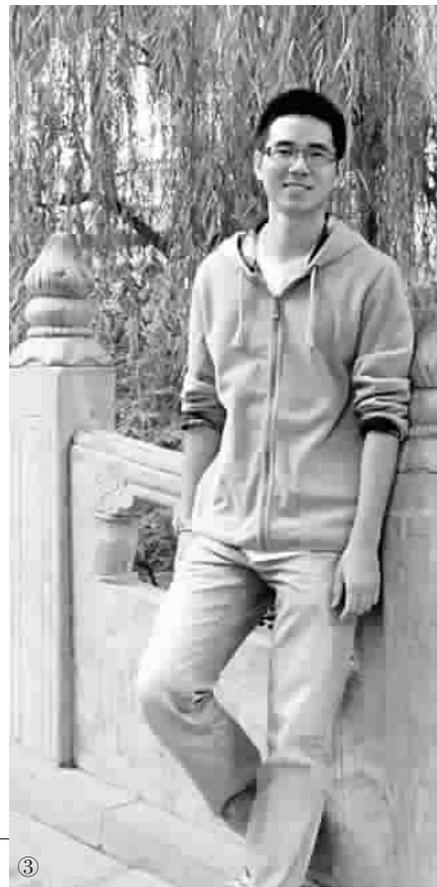
宽松的成长环境,让小志斌有了更多发现爱好的选择自由。小学毕业后,他进入湖州市含山中学,因为“离家近”。他回到父母身边,但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——父母还是很忙,对他的学业从不多加管束,对他的成绩也没什么要求。“母亲会叮嘱我‘好好读书’。”这是父母关于儿子学习的唯一教诲。

“自由而散漫”的儿提时代,在初中时戛然而止。仰志斌接触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,他惊喜地发现了兴趣所在。于是渐渐收起爱玩的性子,学习开始有了动力与激情。那时的他还想不到,自幼形成的“自觉”性格,已经为他的人生积攒下一笔宝贵的财富,助他在自由的环境里律己上进;他也没想到,这种源于感兴趣的激情,会从彼时起,一直伴随他至今日,冥冥之中决定了他今后的路。

选理科“因为文科实在太烂”

2003年,浙江省湖州市,湖州中学。

这是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。“初中时喜欢理科,成绩还不错,考进了湖州中学。”在这所实行住宿



① “学霸”也有卖萌时

② 实验室是仰志斌的“第二个家”

③ 脱去实验室工作服,“学霸”是个运动少年

制的重点高中里,仰志斌才第一次受到来自外界的比较“严格”的学习管理。

身边同学都是佼佼者,学习氛围自然好。仰志斌像是习惯了自我攀援的常青藤,突然有了可供附着的长杆,更加茁壮地向上生长。

和许多典型的“理科男”一样,他对理科有着天然的热忱,却为要死记硬背的文科头疼不已。于是,文理分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。“不是因为喜欢理科……而是因为文科实在太烂”,仰志斌少有地吐槽,“因为那时候老

师布置的作业挺多,导致最后文科作业我一律不写,只做理科题,所以文科不好。”

他倒没有为此增添过多烦恼。“我觉得有的人在学文科方面是有天赋的,他们背古文很厉害,我就算花上比他们多两倍的时间,也背不熟。”到最后,他索性“破罐子破摔”,语文考卷上凡是要求默写文言文或古诗词的,他全部放弃——要把3年内该背的东西都背下来,顶多也就多拿10分,他觉得“不值得”。他愿意在某些方面坦然面对自身的不足。

(下转5版)